

· 论著 ·

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 母亲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

李跃 钟莹彦 从恩朝 吴彦

245000 黄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李跃); 200030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钟莹彦、从恩朝、吴彦); 200072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从恩朝)

通信作者: 从恩朝, Email: congenzhao@163.com; 吴彦, Email: drwuyan@163.com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3.10.002

【摘要】目的 分析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 以及母亲抑郁症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于2021年11—12月选取河南省某高中的学生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采用洛克-华莱士婚姻适应量表(LW)、儿童抑郁量表(CDI)调查青少年的父母婚姻适应水平、抑郁症状,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调查青少年母亲的抑郁症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青少年抑郁症状、父母婚姻适应与母亲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SS中Process 3.3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本研究获得1 039份有效的匹配问卷。1 039名青少年父母的LW得分为[84(71, 95)]分, CDI得分为[13(8, 18)]分, 1 039名青少年母亲的CES-D得分为[3(0, 12)]分。21.56%(224/1 039)的青少年CDI得分 \geq 19分, 20.31%(211/1 039)的母亲CES-D得分 \geq 16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母亲抑郁症状呈负相关($r=-0.10, -0.48; P < 0.01$), 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r=0.12, P < 0.01$)。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0.031 ~ -0.004), 效应量为-0.017, 占总效应的51.43%。**结论** 父母婚姻失调可通过增加母亲抑郁症状来增加青少年抑郁的风险, 需关注婚姻关系及家庭环境对青少年情绪的影响。

【关键词】 青少年; 抑郁症状; 婚姻适应; 母亲抑郁; 家庭环境; 中介效应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Li Yue, Zhong Yingyan, Cong Enzhao, Wu Ya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uangsh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Huangshan 245000, China (Li Y);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Zhong YY, Cong EZ, Wu Y);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Cong EZ)

Corresponding authors: Cong Enzhao, Email: congenzhao@163.com; Wu Yan, Email: drwuyan@163.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Methods** From November to December 2021, students and their mothers from a high school in He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parental marital adaptation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Locke-Wallace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LW) and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and the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Spearman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This study conduc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using the Process 3.3 plugin in SPSS. **Results** This study obtained 1 039 valid matching questionnaires. The LW score and CDI score of 1 039 adolescents were [84(71, 95)] and [13(8, 18)], respectively, while the CES-D score of 1 039 adolescent mothers was [3(0, 12)]. 21.56% (224/1 039) of adolescents had a CDI score of \geq 19, and 20.31% (211/1 039) of mothers had a CES-D score of \geq 16.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s well as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r=-0.10, -0.48; P < 0.01$), and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r=0.12, P < 0.01$),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adjust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was significant [95%CI (-0.031, -0.004)], with an effect value of -0.017, accounting for 51.43%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Parental marital maladjustment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by increasing maternal depressive symptom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impact of marital relationship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on the emotions of adolescents.

【Key words】 Adolescent; Depression; Marital adjustment; Maternal depression; Family environment; Mediating effect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国内外青少年群体中抑郁障碍患者的比例逐年上升^[1],且重度抑郁障碍患者往往伴有自杀意念。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2],在社会因素中,与父母有关的家庭因素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至关重要^[3]。家庭关系不良是青少年产生抑郁症状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表明父母婚姻状况异常的青少年,其患抑郁障碍的风险约是父母婚姻正常青少年的3.759倍^[4]。一项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关系的质量对家庭亲子关系有正向预测作用,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则呈负相关^[5]。在父母对婚姻关系适应不良的情况下,母亲往往需要承担更多与照料孩子相关的家庭责任,心理压力和疲劳感上升,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6]。基于不同亲密和依赖水平的母子关系,母亲的养育压力会对孩子的情绪与行为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7]。与父亲相比,母亲的消极情绪更容易影响孩子的情绪和行为,母亲的抑郁症状和适应不良的压力反应均可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8-9]。基于此,本研究假设:(1)父母婚姻适应与母亲、青少年抑郁症状呈负相关;(2)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3)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分析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母亲、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旨在探索青少年父母婚姻状况如何影响母亲的抑郁症状,进而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从而为相关的临床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21年11—12月选取河南省某高中的学生及其母亲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青少年年龄14~18岁;(2)母亲年龄≥25岁。本研究已获得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2021-11)。

二、方法

1.调查工具:(1)一般资料调查表。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青少年及其母亲的信息,包

括青少年年龄、性别、年级、家庭月收入、父母婚姻状态、是否与父母同住以及青少年母亲的年龄。(2)洛克-华莱士婚姻适应量表(Locke-Wallace Marital Adjustment, LW)。采用LW测量青少年父母的婚姻适应水平。该自评量表共包含15个条目,总分2~158分,得分越高表示婚姻的适应性越好^[10-11]。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96。(3)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采用CES-D测量青少年母亲过去1周的抑郁症状。该自评量表共包含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0分代表“偶尔或无/少于1d”,3分代表“5~7d/大部分时间或持续”,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以 ≥ 16 分为存在抑郁症状, < 16 分为不存在抑郁症状^[12-13]。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57。(4)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采用CDI测量青少年过去2周的抑郁水平。该自评量表从负性情绪、人际问题、效率低下、快感缺乏和低自尊5个方面进行测量,共包含27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3级评分法,0分代表“偶尔”,2分代表“总是”,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抑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以 ≥ 19 分为存在抑郁症状, < 19 分为不存在抑郁症状^[14-15]。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4。

2.研究方法:通过线上调查问卷的形式开展本研究,基于尊重受试者的原则,将知情同意书与问卷合并,只有在问卷开头的知情同意页面勾选“同意”的受试者,才会进入问卷评估页面。研究开始前,通过线上会议对该校的心理教师及班主任进行统一培训。以班级为单位,向学生及其母亲发放问卷,在学校心理教师和班主任的指导下完成问卷填写。学号重复、填写时间过快或过慢(在总体平均时间 ± 3 个标准差之外)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16-17]。本研究共发放2487份学生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14份,有效回收率为89.0%;共发放1553份母亲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479份,有效回收率为95.2%。按照学生姓名、学号和母亲联系方式将学生问卷和母亲问卷进行匹配,最终回收1039份有效的成对问卷。

3. 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25.0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数(%)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bar{x} \pm s$)表示。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父母婚姻适应、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以父母婚姻适应为自变量, 青少年抑郁症状为因变量, 母亲抑郁症状为中介变量, 将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和家庭月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SPSS软件中的Process 3.3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以95%CI不包含0为该路径的中介效应显著。双侧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本研究中所有的量表条目得分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特征根 > 1.00的因子有9个; 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变异量为24.61%, 低于临界值40.00%, 因此本次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 青少年及其母亲的一般资料：在1 039对有效问卷中, 青少年年龄为14~18(16.55 ± 0.86)岁, 青少年母亲的年龄为33~60(43.92 ± 4.90)岁。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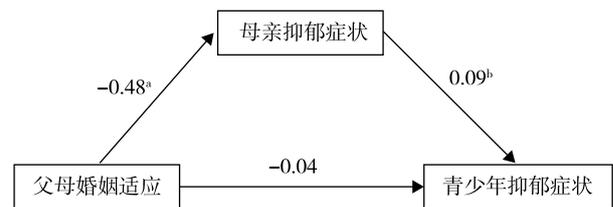
表1 1 039名青少年的一般资料

项目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516	49.66
女	523	50.34
年级		
高一	157	15.11
高二	360	34.65
高三	522	50.24
家庭月收入(元)		
< 5 000	667	64.19
5 000 ~ 10 000	305	29.36
10 000 ~ 15 000	46	4.43
15 000 ~ 30 000	14	1.35
> 30 000	7	0.67
父母婚姻状态		
原配	963	92.69
离异	36	3.47
丧偶	20	1.92
重组	20	1.92
与父母同住		
是	1 022	98.36
否	17	1.64

3. 青少年父母LW、青少年CDI及其母亲的CES-D得分情况：1 039名青少年父母的LW得分为[84(71, 95)]分, 青少年CDI得分为[13(8, 18)]分, 青少年母亲的CES-D得分为[3(0, 12)]分。21.56%(224/1 039)的青少年CDI得分 ≥ 19分, 20.31%(211/1 039)的母亲CES-D得分 ≥ 16分。

4. 父母婚姻适应、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母亲抑郁症状呈负相关($r = -0.10, -0.48; P < 0.01$), 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r = 0.12, P < 0.01$)。

5. 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作用：父母婚姻适应程度负向预测母亲抑郁症状($\beta = -0.48, P < 0.001$), 母亲抑郁症状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beta = 0.09, P < 0.01$), 父母婚姻适应程度负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作用不显著($\beta = -0.04, P = 0.22$), 见图1。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 = $-0.031 \sim -0.004$), 效应量为-0.017, 占总效应的51.43%, 见表2。



注：^a $P < 0.001$; ^b $P < 0.01$

图1 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中介模型, 探索了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 以及母亲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 青少年母亲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20.31%, 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21.56%, 和我国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20.3%~39.3%)较为接近^[18-19]。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且父母婚姻适应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直接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

本研究结果显示, 父母婚姻适应与母亲、青少年抑郁症状呈负相关, 该结果与前人研究中父母婚姻适应程度较低是青少年产生抑郁症状的风险因素

表2 母亲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父母婚姻适应和抑郁症状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效应量	占总效应比值(%)	标准误	95%CI	
				下限	上限
总效应	-0.033	-	0.013	-0.058	-0.009
直接效应	-0.016	48.57	0.014	-0.044	0.012
间接效应(父母婚姻适应→母亲抑郁症状→青少年抑郁症状)	-0.017	51.43	0.007	-0.031	-0.004

注: - 无数据

的结论一致^[4-5]。父母婚姻不和谐导致的家庭氛围紧张,在冲突和矛盾中,还可能使父母和子女缺乏亲密的感情支持和交流,也容易让子女将冲突内化为内在的不安全感,从而增加他们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20]。而这些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被抛弃,又会激发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与行为^[21]。反之,当父母对婚姻的满意度较高时,青少年报告所感受到的温暖程度更高^[22]。既往研究表明,在父母婚姻关系稳定的家庭中,青少年的幸福感更高^[23],且青少年成年后的主观幸福感也更高^[24]。这可能是由于青少年处于身份认同和个人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来提供情感支持和安全感。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稳定、平衡,孩子们通常更容易适应生活中的挑战。亲密的家庭关系能有效减少青少年的消极行为,容易发展耐受挫折的能力和积极行为,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25]。可见父母对婚姻的适应程度能够作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保护性因素。因此,对于父母婚姻关系不和谐的家庭,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情感交流,构建安全环境,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抑郁症状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该结果与既往研究中母亲抑郁症状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结论一致^[8-9]。家庭中母亲抑郁情绪的表达,预示着青少年消极情绪增加^[26]。受到母亲抑郁情绪影响的青少年还会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及回避型行为问题,如游戏成瘾、药物滥用等^[27-28]。从儿童期到青春期,母亲的抑郁情绪一直是青少年认知和社会情绪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29-30]。此外,有研究发现持续暴露于母亲的抑郁情绪还会损害青少年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31],且暴露于母亲抑郁情绪中的时间越长,青少年出现的危险行为越多^[32]。

本研究结果显示,母亲抑郁症状在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且父母婚姻适应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当母亲对婚姻关系适应不良时,母亲承受更多心理压力,增加了母亲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6]。在

职母亲不仅面临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压力,还会面临职业压力,这些消极状态都将通过母亲的抑郁情绪来增加消极教养行为,减少积极教养行为,从而加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33-34]。母亲抑郁症状与其自身认知敏感性有关,这种认知敏感性的代际传递机制增大了青少年产生消极认知风格的可能性,表现为心理弹性和对消极情绪的忍耐力降低,预示着青少年更高水平的抑郁和焦虑症状^[35]。在家庭关系中,母亲的情绪状态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有重要影响。母亲抑郁症状会增加自我否定和对周围环境的不安全感,容易持续否定青少年的发展,增加青少年在家庭中遭受躯体和心理虐待的风险^[36],因此,母亲的心理健康对促进青少年的情绪发展是较为重要的。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母亲有抑郁障碍病史,青少年会对社会批评产生更强烈的反应性,因此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37-38],这也可能是母亲“负性认知”和“不安全感”的传递。母亲抑郁症状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具体影响机制可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系统探索。

此外,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1)横断面研究难以考察父母婚姻适应不良对母亲抑郁症状的长期影响,且无法验证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因果关系,未来可结合纵向研究数据进一步分析;(2)研究样本均为河南省的母亲与高中生,在全国母亲与青少年样本中的代表性可能不足,研究对象的地域范围需要拓宽;(3)本研究中父母婚姻适应、母亲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系数较小,原因为存在家庭结构、教养方式等其他会对青少年抑郁症状产生影响的变量未纳入研究,既往研究表明母亲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传递过程还受到母亲所采用的教养方式和童年家庭环境的影响^[33,39],而童年期经历的创伤性事件会促进青少年边缘型人格的形成,增加抑郁症状的风险^[40],因此,未来可考虑纳入这些变量进行更完善的研究。

综上所述,家庭中父母婚姻适应不良会增加母亲和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其中母亲抑郁症状是父母婚姻适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间的重要中介。父母婚

姻关系调整可以通过减轻母亲抑郁症状和提高家庭亲密度,降低青少年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因此,父母应共同努力维护家庭关系,尽可能为孩子创造一个积极、安全的家庭环境。临床工作者在对青少年抑郁症状进行干预时,应同时考虑家庭治疗,鼓励青少年的父母在家庭中共同努力维护家庭稳定和父母亲密关系,为孩子提供“安全”的环境,从而缓解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志谢 河南省某高级中学杨红娟老师等对本研究实施过程的支持

作者贡献声明 论文撰写为李跃,文献收集及整理分析为钟莹彦,构思与设计为从恩朝、吴彦,论文修订为从恩朝,吴彦审核

参 考 文 献

- [1] Shorey S, Ng ED, Wong CHJ. Global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nd elevate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r J Clin Psychol, 2022, 61(2): 287-305. DOI: 10.1111/bjc.12333.
- [2] Dianovinina K, Surjaningrum ER. Psychosocial factors related to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Int J Public Health, 2023, 12(1): 417-426. DOI: 10.11591/ijphs.v12i1.22413.
- [3] Wang X, Gao L, Yang J, et al. Parental phubbing and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self-esteem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s moderators[J]. J Youth Adolesc, 2020, 49(2): 427-437. DOI: 10.1007/s10964-019-01185-x.
- [4] 侯佳璐,康凤英,赵娟,等.青少年抑郁症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及验证[J].护理研究, 2022, 36(9): 1529-1536. DOI: 10.12102/j.issn.1009-6493.2022.09.005.
- [5] Chiang SC, Bai S. Reciprocal influences among marital relationship,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 and youth depressive symptoms[J]. J Marriage Fam, 2022, 84(4): 962-981. DOI: 10.1111/jomf.12836.
- [6] Kouros CD, Papp LM, Goetze-Morey MC, et al. Spillover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par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as moderators[J]. J Fam Psychol, 2014, 28(3): 315-325. DOI: 10.1037/a0036804.
- [7] 何海燕,余敏,宁曼,等.母子关系在母亲养育压力与学龄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关联中的作用[J].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23, 25(4): 394-400. DOI: 10.7499/j.issn.1008-8830.2210053. He HY, Yu M, Ning M, et al. The role of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in preschool children[J].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2023, 25(4): 394-400.
- [8] Monti JD, Rudolph KD.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e role of stress responses in youth risk and resilience[J]. Dev Psychopathol, 2017, 29(4): 1413-1429. DOI: 10.1017/S0954579417000359.
- [9] Ayano G, Betts K, Lin A, et al. Maternal and paternal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the risk of offspring depression in late adolescence: findings from the Raine study[J]. J Ment Health, 2021, 30(3): 349-357. DOI: 10.1080/09638237.2021.1875423.
- [10] Locke HJ, Wallace KM. Short marital-adjustment and prediction tests: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J]. Marriage Fam Living, 1959, 21(3): 251-255. DOI: 10.2307/348022.
- [11]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159-161.
- [12] Radloff LS. The CES-D scale: a self-report depression scal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J]. Appl Psychol Meas, 1977, 1(3): 385-401.
- [13] Zhang J, Wu ZY, Fang G, et 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ge norms of CES-D in urban area[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10.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0.02.015.
- [14] Kovacs M. Children Depression Inventory (CDI) manual[M]. Toronto, Ontario: Multi-Health Systems, 1992.
- [15] 俞大维,李旭.儿童抑郁量表(CDI)在中国儿童中的初步运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0, 14(4): 225-227.
- [16] 鲍旭辉,黄杰,李娜,等.主动性人格对学习投入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积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2, 20(4): 508-514. DOI: 10.12139/j.1672-0628.2022.04.011. Bao XH, Huang J, Li N, et al. The influenc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on learning engagement: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emotions[J].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022, 20(4): 508-514.
- [17] 郎悦茹,龚少英,曹阳,等.网络学习中师生交互与大学生学习投入的关系:自主动机与学业情绪的序列中介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2, 38(4): 530-537. DOI: 10.16187/j.cnki.issn1001-4918.2022.04.09. Lang YR, Gong SY, Cao Y,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in online learning: mediation of autonomous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emotions[J].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022, 38(4): 530-537.
- [18] Tang X, Tang S, Ren Z, et al. Psychosocial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mainland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Affect Disord, 2020, 263: 155-165. DOI: 10.1016/j.jad.2019.11.118.
- [19] Zhou M, Zhang G, Rozelle S,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of Chinese children: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d factors among subgroups[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8, 15(2): 283. DOI: 10.3390/ijerph15020283.
- [20] 张红英,王军,李新影,等.父母婚姻状况和家庭氛围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及积极心理品质的调节作用[J].广东医学, 2017, 38(4): 598-603. DOI: 10.13820/j.cnki.gdyx.20170309.007. Zhang HY, Wang J, Li XY, et al. Influence of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and family atmosphere on the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he moderating function of character strengths[J]. Guangdong Medical Journal, 2017, 38(4): 598-603.
- [21] 杨晓帆,刘珍珍,贾存显.家庭矛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关系的队列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1, 42(11): 1976-1982. DOI: 10.3760/ema.j.cn112338-20210317-00215. Yang XF, Liu ZZ, Jia CX.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onflict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J]. Chin J Epidemiol, 2021, 42(11): 1976-1982.
- [22] Skinner OD, Sun X, Mchale SM. Links between marital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a dyadic approach[J]. J Fam Psychol, 2021, 35(8): 1086-1096. DOI: 10.1037/fam0000844.

- [23] Brown SL. Family structure transitions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 [J]. *Demography*, 2006, 43(3): 447-461. DOI: 10.1353/dem.2006.0021.
- [24] Johnson MD, Galambos NL, Krahn HJ. Family context, life transi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rom age 18 to 50 years [J]. *Dev Psychol*, 2021, 57(11): 1968-1980. DOI: 10.1037/dev0001243.
- [25] 从恩朝, 吴彦, 蔡亦蕴, 等.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家庭环境和心理弹性之间的关联研究 [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19, 21(5): 479-484. DOI: 10.7499/j.issn.1008-8830.2019.05.016.
Cong EZ, Wu Y, Cai YY, et al. Associa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J].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2019, 21(5): 479-484.
- [26] Abitante G, Haraden DA, Pine A, et al. Trajectori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cross adolescence: maternal history of depression and adolescent sex as predictors [J]. *J Affect Disord*, 2022, 315: 96-104. DOI: 10.1016/j.jad.2022.07.038.
- [27] Côté SM, Ahun MN, Herba CM, et al. Why is maternal depression related to adolescent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 15-year population-based study [J].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18, 57(12): 916-924. DOI: 10.1016/j.jaac.2018.04.024.
- [28] Joyner B, Beaver KM.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 [J]. *Psychiatr Q*, 2021, 92(2): 655-674. DOI: 10.1007/s11126-020-09842-2.
- [29] Prado EL, Sebayang SK, Adawiyah SR, et al. Maternal depression is the predominant persistent risk for child cognitive and social-emotional problems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pre-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cohort study [J]. *Soc Sci Med*, 2021, 289: 114396. DOI: 10.1016/j.socscimed.2021.114396.
- [30] Hentges RF, Graham SA, Fearon P, et al. The chronicity and timing of prenatal and antenatal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n child outcomes at age 5 [J]. *Depress Anxiety*, 2020, 37(6): 576-586. DOI: 10.1002/da.23039.
- [31] Pratt M, Zeev-Wolf M, Goldstein A, et al. Exposure to early and persistent maternal depression impairs the neural basis of attachment in preadolescence [J]. *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 2019, 93: 21-30. DOI: 10.1016/j.pnpbp.2019.03.005.
- [32] Pires AJ, De Matos MB, Scholl CC, et al. Preval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preschoolers and the impact of maternal depression [J]. *Eur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20, 29(5): 605-616. DOI: 10.1007/s00787-019-01381-x.
- [33] 李雨婷, 钟莹彦, 陈剑华, 等. 母亲职业倦怠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母亲抑郁和教养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J].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23, 25(2): 186-192. DOI: 10.7499/j.issn.1008-8830.2208026.
Li YT, Zhong YY, Chen JH,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job burnou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parenting style [J].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ediatrics*, 2023, 25(2): 186-192.
- [34] Zhong Y, Huang X, Chen J, et al. The role of only-child status in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trauma and parental rearing style o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Shanghai adolescents [J]. *Front Psychiatry*, 2023, 14: 1196569. DOI: 10.3389/fpsy.2023.1196569.
- [35] 朱婉, 司峰, 邓星萍, 等. 抑郁症联合认知偏向的研究进展 [J].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2, 22(8): 591-595.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2.08.011.
Zhu W, Si F, Deng XP,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combined cognitive bias in depression [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2022, 22(8): 591-595.
- [36] Marçal KE. Pathways to adolescent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n examination of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harsh parenting [J]. *Child Abuse Negl*, 2021, 113: 104917. DOI: 10.1016/j.chiabu.2020.104917.
- [37] Gadassi-Polaek R, Chertkof J, Kober H, et al. Maternal depression history moder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riticism (but not prai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th [J]. *Res Child Adolesc Psychopathol*, 2021, 49(8): 1097-1110. DOI: 10.1007/s10802-021-00803-2.
- [38] Lyngsøe BK, Munk-Olsen T, Vestergaard CH, et al.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childhood injury risk: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in Denmark [J]. *Brain Behav*, 2021, 11(3): e02029. DOI: 10.1002/brb3.2029.
- [39] Menta G, Lepinteur A, Clark AE, et al. Maternal genetic risk for depression and child human capital [J]. *J Health Econ*, 2023, 87: 102718. DOI: 10.1016/j.jhealeco.2022.102718.
- [40] 赵天宇, 王学义. 童年期创伤与边缘型人格障碍 [J].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2, 22(2): 129-133.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2.02.010.
Zhao TY, Wang XY. Childhood trauma 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2022, 22(2): 129-133.

(收稿日期: 2023-09-17)

(本文编辑: 赵金鑫)

· 消息 ·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关于启用新域名的通知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杂志网站新版本已正式上线, 现已启用新域名(www.jnmh.cn), 原域名(www.ndmh.com)已停止使用。欢迎通过新域名访问我刊官方网站(<http://www.jnmh.cn/>)。如有疑问请致电: (010) 83191160、83191161。

本刊编辑部